

开卷语

从 2005 年 3 月起,《国外汉语教学动态》更名为《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正式出版。《国外汉语教学动态》自 2002 年底创办以来 报道了近 25 个国家与地区的汉语教学概况,介绍了国外汉语教学界的一些新理论新动向,宣传了一批有自身特色的各国汉语教学机构与单位,并探讨了诸如教学法、课程设置、短期强化培训、商务汉语教学、测试、计算机远程教学、教材建设、教师培训、国内外合作办学项目分析等专题,尤其是国外汉语教学界在上述方面的进展与经验教训,得到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同行们的肯定。这更坚定了我们为国内外同行了解全球汉语教学的动向搭建瞭望台 开拓交流与沟通渠道 从而为发展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国家与民族的事业努力服务的信念。

改版后的《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将继续坚持《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传递信息”“研究历史”和“宣传政策”三个方向。传递信息(包括汉语教学信息和第二语言教学信息)是为了知己知彼 研究历史(包括外国人汉语学习史和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为了扩展学科视野并总结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宣传政策是为了放眼世界,把握各国有关汉语的法规政策,更好地抓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汉语教学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同时,我们还将针对汉语教学在各国的发展特点 对欧美、日韩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汉语教学历史和现状进行分类描述与研究。我们希望更多的作者能开展较为深入的地域性或国别性汉语教学研究,以便我们海外汉语政策的制定能做到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更加适合当地的情况和特点。

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虽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在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仍较为薄弱。如何借鉴国外的第二语言教学经验和理论是我们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过去这种跨学科间的对比研究不够,我们希望读者能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想法 积极撰稿 从一个新的角度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2004 年,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国家汉办”已经在海外创办了四所孔子学院,这是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在海外发展汉语教学,特别是通过国家的支持,采取创建孔子学院的方式来推广汉语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这个重大的转变告诉我们,“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这句话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经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汉语本体和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研究,我们必须把学术视野放宽,将社会语言学,将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纳入我们的视野,为汉语真正走向世界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说明。我们应冷静地看到,汉语在海外的推广还刚刚开始,我们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也正鉴于此,从本辑开始,我们将把宣传和介绍世界各大语种语言推广的经验和成就作为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向外瞭望 风景了然于心之后 需要搭建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建立沟通中外的桥梁。

《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热诚邀请国内外汉语界同仁加盟赐稿!

编者

2005 年 3 月

编者按：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也不例外。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对外汉语学科的建立提供深厚、坚实的历史基础，也将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基础理论的建立提供直接的经验。本期特奉上日本京都圣母院女子大学朱凤的文章——《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的成语和谚语》。作者在梳理史料和语料的基础上，从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华英字典》的认识与思考。

马礼逊《华英字典》^①中的成语和谚语

（日）朱凤

摘要 此篇论文希望通过对《华英字典》中收集的成语和谚语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即《华英字典》打破了中国以往字典在单字释义时只引经据典的框框，首次大量地引用了中国民间流传的俗语，这不仅使学习中国语言的外国人接触到了文言文以外的日常用语，更重要的是为在字典中使用白话文开了先例。

关键词 马礼逊《华英字典》成语 谚语 白话文

《华英字典》是第一部华英—英华字典。编纂者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编纂这部字典的目的是为外国人提供一本学习中国语言的工具书。然而综观这套三部六卷的大作，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大作采集了中国文化的各种信息内容远远超过了单纯的语言工具字典近似一部百科辞典。本文仅对这部字典首次收录的大量成语和谚语作一番考察。

一、《华英字典》的构成及编纂方法

马礼逊自 1807 年到达中国后，一直致力于两项工作：翻译《圣经》和编写《华英字典》。

经过 16 年孜孜不倦的学习、搜集资料和辛勤写作，马礼逊终于在 1823 年出版了三部六卷的《华英字典》。三部字典的具体分类为：

1. 第一部三卷中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这三卷字典是《华英字典》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仅在内容上参照了《康熙字典》，而且单字头的排列顺序也采用了《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法，共收录了四万多字。

2. 第二部二卷中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这二卷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中文，单字头的排列采用

了罗马字母的顺序。字典的内容参考了一部由清代学人编纂但未出版的著作《五车韵府》。与第一部相比 这部字典在词义的解释和例句的引用上要简单得多了。

3. 第三部一卷英中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and Chinese])。这部字典参考了 17 世纪后期来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巴西勒 (Basile De Glemona) 所编的《拉汉字典》(Latin and Chinese Dictionary)。在这部字典的开头部分, 马礼逊写了一篇题为《英吉利国字语小引》的中文短文 介绍了 26 个罗马字母, 并用汉字标上了读音。很明显, 马礼逊这篇短文是写给中国人看的, 因此, 它的读者不仅是外国人, 也包括了中国人。

《华英字典》虽然参考了当时最权威的中文字典《康熙字典》和最流行的外文字典《拉汉字典》 但是马礼逊并没有全盘照搬。来华以后 他通过学习汉语 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加上日常生活中的仔细观察 他对《华英字典》的编纂内容和方式有了一个明确的构思。

在第一部的序言中 马礼逊指出: “虽然康熙曾经要求《康熙字典》应该是一部‘无意不释、无音不含’的字典 但它却忽略了口语。因此仅仅翻译《康熙字典》是远远不能满足欧洲学生的要求的^②。”确实, 19 世纪之前 中国的字典、韵书及古典著作从来都是以文言文为正统 白话文 即口语 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为读书人所不屑。因此字典中没有口语的例句, 中国人并不感到奇怪。作为外国人的马礼逊却提出了异议 认为《康熙字典》虽然最具权威性, 却并不适合外国人学习语言使用 所以他有意在《华英字典》中创新。

除了在《华英字典》中编入日常生活用语之外, 马礼逊还收集了大量的成语和谚语。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字典、字书所忽略的部分。

马礼逊曾在 1819 年 11 月 25 日给传教会委员会 (the Directors of the Missionary Society) 的信中对‘俗语 (sub-hwa)’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向被中国文人所忽略的俗语, 并不意味着‘低级趣味的措词’ 只是对那种仅仅适合读书人的高雅、古典、佶屈聱牙的形式而言, 是一种大众化的语言。就像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认为每一本正统的书都应该使用拉丁文而不是俗语那样, 中国的文人也一样^③。”在此他指出了中外文人忽略俗语的通病 同时他又指出“没有比简单的语言更能准确地表达新思想的了”。

此外, 在参考了许多欧洲人编的外文—中文字典后, 马礼逊认为这些字典仅仅在单字头上使用了汉字, 而在释义和例句中完全没有使用汉字, 这对外国学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马礼逊利用东印度公司的资金, 制作了大量的汉字活字模。这一举措不仅在中国的印刷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外文—中文字典的编纂中大量地使用汉字也属首次。其结果是, 《华英字典》不但在单字释义的例句中首次使用了汉字, 而且是汉字例句、罗马字读音、英文解释并行, 大大方便了学习中国语言的读者。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发现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既吸收了前人各种字典的优点 又弥补了它们的缺陷, 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字典。翻开《华英字典》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每个单字头下收集了大量的与该单字头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中国文化信息 从中国的‘四书五经’到明清小说 从天文地理到广东书肆的书价 从三皇五帝到民间的婚俗,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 与其说它是一部学习中国语言的工具书, 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介绍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本文将从以上马礼逊收集的众多的中国文化信息中选择成语和谚语作为研究对象,

论证马礼逊将口语，特别是俗语编入字典的先驱性及其意义。

二、《华英字典》中的成语和谚语

刘叶秋先生在《中国字典史略》一书中谈到中国百科全书的诞生时，有过这样的一段论述：“商务印书馆编撰的《辞源》是近代出书最早的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包百科常识的大辞典，始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至 1915 年以五种版式出版。”“全书约收单字一万多个、词目十万条左右。除去单字和一般词汇之外，还包括成语、掌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人名、物名、书名、音乐、技艺、医卜星占以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多方面的材料和各种新名词，综合古代字书、韵书、类书为一体，并博采当代外国词书之长，首创新体例，其内容范围之广，为以前的字典所未有。”^④

如刘先生所说，《辞源》是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性的大辞典，但是如果将外国人编的中文字典也考虑进去的话，这一论述就不得不加以修正了。因为早在 1823 年出版的《华英字典》已经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了，而且在刘先生所举的“成语、掌故、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人名、物名、书名、音乐、技艺、医卜星占以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多方面的材料和各种新名词”等方面，晚于《华英字典》将近一百年的《辞源》甚或还有许多不及《华英字典》之处。在此我们仅就成语和谚语部分作一探讨。

笔者将《华英字典》中收集的成语和谚语的数量作了一番统计：

表 1

	《华英字典》 第一部 收集数	《华英字典》 第三部 收集数
成语	53	
谚语	50	63

下面就《华英字典》收集的成语和谚语的内容分别作一下分析：

1. 成语。《汉语大词典》为成语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指长期习用，结构定型，意义完整的固定词组。大多由四字组成。”这样的四字成语在古典著作中早已出现，可是以《康熙字典》为代表的近代以前的字典却没有予以收录。而《华英字典》却收集了 53 个成语，这比《辞源》要早了将近一百年。

笔者将《华英字典》中收集的成语与《辞源》作了一番比较，发现收入《华英字典》的这些成语有很多并没有被收入《辞源》，而在当代的《汉语大词典》中几乎都可以找到。这其中的原因何在？现将收入《辞源》（表 2）和没有被收入《辞源》但被《汉语大词典》（表 3）收入的成语列表如下：

表 2

单字头	成语	出典
三	朝三暮四	《庄子》
久	天久地长	《老子》
休	休戚相关	《国语》
对	对牛弹琴	
俎	越俎代庖	《庄子》
共	不共戴天	《礼记》
冒	冒名顶替	
冕	冠冕堂皇	《三国志》
出	祸从口出	《傅玄口铭》
加	雪上加霜	《传灯记》
胜	百战百胜	《管子》
半	半途而废	《礼记》
占	独占鳌头	《洪北江诗话》

表 2 (续)

单字头	成语	出典
卷	开卷有益	《宋实录》
卷	席卷一空	《贾宜文》
口	口是心非	《云笈七戏》
吹	吹毛求疵	《韩非子》
器	大器晚成	《老子》
聋	天聋地哑	《蠡海录》
惊	惊天动地	《朱子语录》

表 3 (续)

单字头	成语	出典
容	无地自容	宋·司马光《谢赐奖谕敕书并带马表》
夫	夫唱妇随	《关尹子》、元无名氏《举案齐眉》
多	多多益善	《史记》
川	川流不息	《千字文》
忘	忘恩负义	《酷寒亭》
捞	水底捞月	《传习录》
气	有气无力	《醒世恒言》
沽	沽名干誉	《鸣凤记》
青	青黄不接	宋·叶适《上宁宗皇帝札子》、《元典章·户部》

表 3

单字头	成语	出典
不	不三不四	《水浒传》、《二刻拍案惊奇》
海	诲人不倦	《论语》
倜	风流倜傥	《节侠记》、《隋唐演义》
倾	倾家荡产	《红楼梦》
兵	兵荒马乱	《梧桐叶》
利	一本万利	《啸亭杂录》
利	唯利是图	《抱朴子》
力	尽心竭力	《南史》、《襄阳会》
力	年富力强	《论语集注》、《醒世恒言》
勒	临崖勒马	《智勇定齐》
厚	天高地厚	《诗经》、《荀子》、《儿女英雄传》、《西厢记》
佛	佛口蛇心	《玉盒记》
城	众志成城	《国语》
天	天姿国色	《西厢记》、《二刻拍案惊奇》、《长生殿》

表 2 共收有 20 个、表 3 共收有 23 个成语。这并不是说《辞源》收录的成语比《华英字典》少。事实上，《辞源》中有很多成语，《华英字典》并没有收录。但通过这两个表，我们可以看到《华英字典》和《辞源》在收成语时的取舍标准。《辞源》中收录的成语（表 2）除了“对牛弹琴”和“冒名顶替”没有标明出处以外，其他的都出自四书五经和正统的书籍。而《华英字典》中的成语不见于《辞源》的那部分中（表 3）除个别出自《论语》之类的正统经典著作外，几乎全都出自小说和戏曲。《辞源》中收入了“朝三暮四”、“大器晚成”等出自《庄子》、《老子》的成语，却没有将源于小说和戏曲的成语列入收录范围。与此相反，《华英字典》却是积极地从小说、戏曲等被当时的中国人视为非正统的书籍中收集了许多成语。这使得《华英字典》的收集内容和范围要比《辞源》更丰富、更广泛。这种差异在谚语

和俗语的收集方面就更明显了。

2. 谚语。根据《汉语大词典》谚语为“长期流传下来的寓意丰富、文词固定简炼的古训、俗语”“俗语为“民间流传的说法”“通俗流行并已定型的语句”“方言土语”。也就是说两者皆为民间流行的俗语，前者比较具有历史性，后者比较具有现实性。在此我们将两者合二为一，加以分析。

按照表 1 的统计，《华英字典》的第一部和第三部中一共收集了 113 个谚语。笔者将这些谚语在《辞源》中查了一下发现《辞源》只收集了其中的 8 个。《华英字典》的收集范围明显地要大得多。现将这 8 个谚语和它们的出典列出如下：

表 4

谚语	出典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傅玄口铭》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五代史》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傅玄箴》
百闻不如一见	《汉书》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史记》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夷坚志》
远水不救近火	《韩非子》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山堂肆考》

下面再将没有收入《辞源》但能在《汉语大词典》中找到的《华英字典》中的谚语列出：

表 5

谚语	出典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战国策》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事林广记》

表 (续)

谚语	出典
冤有头，债有主	《五灯会元》、《金瓶梅词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璎珞经》、《金瓶梅词话》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白虎通》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鸡肋篇》、《古今小说》
牡丹虽好，还要绿叶扶持	《金瓶梅词话》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儒林外史》、《红楼梦》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西游记》
有钱使得鬼推磨	《二刻拍案惊奇》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楚辞》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鸕鷀赋》
胜败乃兵家常事	《水浒传》、《长生殿》、《儿女英雄传》
纸包不住火	《上海的早晨》
柴米夫妻，酒肉朋友	《客座赘言谚语》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警世通言》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琵琶记》、《长生殿》
饱暖思淫欲	《二刻拍案惊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三国志演义》、《红楼梦》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	《红楼梦》

表 5 续)

谚语	出典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初刻拍案惊奇》
蛇入竹筒,曲性尤在	《事林广记》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唐·权审《绝句》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

与成语相比,《辞源》收集的谚语要少得多。这是因为与成语相比,谚语大多数直接来自民间口语。《华英字典》中的 113 条只能在《辞源》中找到 8 条。与成语一样,收集在《辞源》中的 8 条也都是出自正统的经典和文人著作,而剩下的 100 多条即便在当代的《汉语大词典》中也只能找到 24 条。这 24 条除了有几条出自《论语》、《战国策》、唐代权审的《绝句》、宋代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外,其余 16 条都是出自小说和戏曲。

那么收集在《华英字典》里而没有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收集的大多数的谚语都具有怎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再将之归为两类:

第一类为已被收录到小说和戏曲中的。

如;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北梦琐言》、《警世通言》)

有酒有肉多朋友,患难之时一个无。

(《目莲救母·刘氏开荤》)

人口两张皮,说话无定期。(《济公全传》)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金瓶梅词话》》

第二类为一直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俗语。

如;

人凭神力,草望春生。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大富由天,小富由勤。

做得成不要喜,做不成不要怪。

无冤不结夫妻,有债方成父子。

由此可见,马礼逊收集谚语时的取舍标准并不在乎它是否出于经典著作或小说戏曲,即使没有出典,只在民间口头流传的谚语也被收入了字典。因此,《华英字典》的谚语收集量大大地超出了《辞源》和《汉语大词典》。

三、谚语和俗语的来源

《华英字典》中的谚语要比成语多一倍左右,那么这些谚语和俗语是如何收集来的呢?

1. 马礼逊本人通过大量阅读积累的。

马礼逊到达中国后,在编纂《华英字典》的同时,阅读并收集了大量的中文书籍。他在编完字典后,1823 年第一次回英国休假时,将收集的近一万册中文书籍带回了英国。现在这些书籍收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1998 年魏安(Andrew C. West)为这些书籍编了一本《马礼逊藏书目录》。翻开这本目录,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叹。马礼逊的藏书包括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从四书五经到历史、地理、天文、数学、农学、医学、音乐、艺术、文学、训诂学、音韵学、金石学、道教、儒教等等,几乎网罗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马礼逊在编纂《华英字典》时,充分地利用了这些中文书籍。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华英字典》中引用的谚语和俗语并非出自于几本谚语集,而是马礼逊通过阅读大量的中文书籍而收集到的。

2. 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与普通百姓的接触收集的。

马礼逊来华后,一直与普通的百姓生活

在一起。他的生活圈子里有商人、天主教徒、教师、工人及孩子。他每天跟他们交流并从他们那里获得日常会话知识。其中有一位姓葛的教师跟了马礼逊近九年的时间，一边教他中文，一边为他的《华英字典》做校对工作。不难想象，从这些普通的中国人那里，马礼逊一定收集到了许多民间俗语，葛先生也一定为他的收集工作助了一臂之力。

四、《华英字典》引入口语的先驱性及其意义

被喻为近代第一本综合性字典的《辞源》虽然收录了不少谚语和俗语，但是仍然没有抛弃当时中国文人对小说、戏曲类作品不屑一顾的旧观念，收录的范围仅限于正统著作。而早于《辞源》将近一百年出版的《华英字典》却完全没有受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了中国以往字典在单字释义时只引经据典的框框，首次大量引用了中国民间流行的俗语。这不仅让学习中国语言的外国人接触到了文言文以外的日常用语，更重要的是为在字典中使用口语开了先例。所以《华英字典》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虽然有许多人对中国本身不太关心，只对中国文学有些兴趣，但大多数人清醒地认识到了编纂一本除了纯文学以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知识的字典的价值和重要性^⑤”。可想而知，字典中的日常用语及民间俗语也被欧洲人认可了。我们不得不赞叹马礼逊坚持将当时被中国文人视为“俗语”的各种口语收录到《华英字典》中去的英明远见。

《华英字典》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甚至有日本人写信给马礼逊要求购买字典。

《华英字典》的出版，不仅给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通过大量的日常用语及民间俗语的例句向他们展示了中文口语的诙谐魅力。

五、马礼逊对中文教育的贡献

作为第一本汉英字典，《华英字典》的编纂方式对以后的字典制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的《华英字典》(1843年)、《英华字典》(1847~1848年)及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1869年)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然，马礼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出版一部《华英字典》和对后人的影响。

马礼逊在出版了《华英字典》之后，仍然努力地向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日常用语及民间俗语。

马礼逊 1823 年回国度假时，偶然得到了一本由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在 1728 年编写的中文语法书《汉语札记》的手稿。《汉语札记》是马若瑟在中国传教时编写的，除了讲解中文语法外，还收录了 165 条中国的成语和谚语。编写完这本语法书后，马若瑟立即将手稿寄回了法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的手稿竟被耽搁了一百多年。马礼逊独具慧眼，毫不犹豫地这本手稿带回了中国，并于 1831 年通过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将这本拉丁文的中文语法书出版。1847 年，美国传教士裨雅各 (James Granger Bridgman) 又将之译成英文，并由设在广州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社印刷出版。由于马礼逊的努力，这本收有丰富的中国成语和谚语的语法书终于有机会与学习中文的读者见面了。

此外，马礼逊还于 1828 年在澳门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三卷。从字典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本字典完全是由口语编成的，而且是土话，也就是马礼逊认为最能表达新思想的语言。在第三卷中，马礼逊将这些土话分为 23 个类别，收录了大量的民间俗

语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世务类)“冬甲子雨牛羊冻死”(天天气候类)“只见锦上添花唔见雪中送炭”(情分类)“相公肚大好撑船”(品格类)。马礼逊将这些栩栩如生的语言收入字典并译成英文向欧洲人展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哲理。

马礼逊一生在中国居住了 25 年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字典编纂和中文教育上了。他能如此热心地编纂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字典,如此热心地收集中国的各种书籍,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学习中文,从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附注:

1815 年出版的马礼逊字典原名为《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字典》)。近年来,学术界均将该字典称为《华英字典》,1998 年日本出版的复刻本也将马礼逊的三部六卷字典总称为《华英字典》。本论文袭用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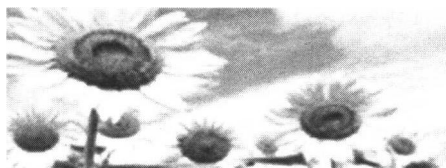
- ② Robert Morrison. 1815.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Part I Vol. I p. ix
 Eliza Morrison. 193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Vol. II p. 7
 刘叶秋. 1983. 中国字典史略. 北京:中华书局, 233 页

Eliza Morrison. 193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Vol. II p. 94

参考文献:

- 郭子章. 六语.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刘叶秋. 1983. 中国字典史略. 北京:中华书局
 钱大昕. 1939. 恒言录.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苏精. 2000. 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 台湾:台湾学生书局
 温端政主编. 1989. 古今俗语集成.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吴泽炎 黄秋耘 刘叶秋主编. 1915. 辞源. 北京:商务印书馆
 翟颢. 1939. 通俗编.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Andrew C. West. 1998.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马礼逊藏书目录).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Eliza Morrison. 193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作者介绍 朱凤 现任教于日本京都圣母院女子大学。)



编者按：

2004 年 我们曾连续刊登了有关“体验文化教学法”的数篇文章，分别是：《体验文化教学法若干原则（上）》（2004 年第二期），《体验文化教学法若干原则（下）》（2004 年第三期）以及《体验文化教学法学习手记》（2004 年第四期）。这篇论著系统介绍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获奖者吴伟克教授 Prof. Galal Walker 创立的“体验文化教学法”。作为一种仍然处于发展与完善中的年轻的教学理论，“体验文化教学法”在美国汉语教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受到越来越多的业界同行的关注。现发表吴伟克教授和野田真理（Mari Noda）教授的文章《记忆未来：积累异国文化知识》（译者将“体验文化”新译为“演练行为”）相信会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教学法体系背后的对于文化和语言关系的认识，即：语言是人类行为文化的一部分。

记忆未来：积累异国文化知识^①

（美）吴伟克 野田真理
王庆新译 李敏儒校

摘要 本文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指出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在目的文化情境下恰当地使用外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规则、要求和不同的演练行为，正像不同的体育活动有不同的规则和演练行为一样。因此，外语教学的重点，是使学生认知不同文化的行为规则及要求，为学生设计在目的文化情境下的演练行为，并通过这种演练行为，积累有关目的文化知识，构建第二文化世界观，从而使学生将来能在目的文化中恰当地运用外语。所以，今日的教学即是记忆未来。

关键词 语言与文化 文化 演练行为

一、 导论

在语言研究中，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一项讨论甚多而收效甚少的课题，知名学者们关于这一课题的论著可以塞满小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架。这些论著涉及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批评等众多领域。^②学者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样一个概

念：当语言用于交际时，就成了特定文化中特定语境的一部分。

早在 1955 年，美国东北外语教学年会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文化与文明在外国语言与教学中的地位展开调查（Wylie）。^③在另一次以此为主题的年会论文集的前言中（Dodge 1972：10～11），Edgerton 指出：“有

些人——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选择了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是一个自由精灵，不是从孩提时就在其文化中被‘程序化’。然而，这种选择是天真的。我们大家或许从这些著作中都读到过，可是像那些职业离不开语言的人（或许广告撰写者可以除外）一样，语言教师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们，仍在执著地认为，语言和文化之间似乎仅有一种偶然的联系。Edgerton 对文化与语言的深层关系的观察已过去 25 年了，然而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语言教学项目中，文化“似乎依然只是表象化地出现在歌曲、食物和游戏之中”（Lange 1999: 113）。《外语学习标准 面向 21 世纪》（National Standar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oject, 199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s Learning: Preparing for the 21st Century*）有了一些超越，将文化作为外语教学的五个组成部分（交际、文化、联系、比较和社团）之一，并概念化为观念、产品和实践。然而，即使把文化作为外语教学五个组成部分的一个部分，也令那些最为完整的外语教学项目望而生畏。譬如：《1998 年日语学习标准》（草案）就在《外语学习标准》（SFLL）提出的足具包容性的 K-12 培养模式之上，推出了 K-16 阶段的培养模式，以满足培养美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需要。假若有必要用 16 年时间来培养熟练的日语文化使用者，那么，即使能力最强的教师，也没有把握开展好教学操作，因为课堂教学时间至多 400~600 个学时。德国诗人 Heinz Johst 似乎说过：“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就想摸枪。”外语教师们，总的来讲，比诗人冷静些，只想夺门而逃或者急于翻页。

任务的艰巨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一直对本世纪最重要的一些学者们的结论不敢苟同，因为他们的教学理论不能系统一致地融入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当把学术理念和学术

忠诚搁置一边，而着眼于语言教学和学习实际时，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文化和语言是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比较复杂的两个概念，然而，不幸的是，人生是短暂的。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处理好语言，或者文化问题，那就非常幸运了。但是，如果语言和文化在交际中确实是不可分割的，那么，语言教育家们就只能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处理这一问题。

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笔者二人具有几十年培养美国学生参与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教学经历——这种文化，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形式角度来看，对大多数美国文化背景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绝大多数学中文和学日文的学生把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交流看成他们未来事业的一部分。迫于这种需求，我们只好把文化作为教学中的主要焦点。我们逐渐认识到，学习用外语进行交流时，学生们实际就是在学习文化。他们语言能力的提高更加证明，文化学习是卓有成效的。这一讨论说明，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我们可以对那些精致、优雅的理论暂不予顾及，而采取一种最为功利性的态度，对这一问题直接展开探讨。中国人有这样一种说法：抛砖引玉。在这里，我们大胆地提出一些不甚成熟的看法，旨在希望读者提出更加成熟的见解。

二、演练文化即行为

首先谈一下我们的文化操作理念：文化既是行为，同时也是如何认知的行为。换言之，文化塑造行为，同时提供认知事件和事物的方法。就一个人而言，这意味着，文化是个人的行为，在特定语境中被自己和他人理解，是一种语境知识：语境包括社会的、传统的和其他许多方面的——但不是无限的。在文化中，我们的所为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向去了解，

也可以通过对他人意向的了解去了解（也就是指我们对这些意向的理解）。我为即我在——我在即某一特定文化赋予我的存在。

社会生活是以系列演练行为出现的，包括非连续性的特定时间、地点、角色、脚本和听众。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特定行为意向，是因为文化提供了某些可能的行为演练，来锁定这一特定行为。如果这一特定行为是语言的，那么就可以营造一个行为活动图式，予以创造或解释这一语言行为意义。我们可以用日语中的一个常用词 *sumimasen* 来作进一步说明。请注意表 1 中对 *sumimasen* 这个词在常见的不同行为活动中所作的不同的（英语）解释。非日语读者通过对这样一个简单的词如何在不同的特定语境中得体或不得体的使用，可以体验到从一种演练行为模

式转向另一种演练行为模式的流动效果。

这种演练行为文化理念对语言教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人们不是在学习外语而是在用外语做具体的事，学会做的事情越多，在这种语言中就越成熟。成功的外语教师，应该能够营造这样一种学习环境，把目的文化中认可的和典型的具体事件展现出来。成功的外语学习者会把这些内容赋予记忆，为课外所要经历的文化和语言中行为的得体打下基础。简言之，学生们要努力记忆如何在未来的社会环境中得体地表现自己。打个比方，一个教练在指导运动员参加项目之前，要让运动员记住该项目的规则和步骤。在该种情况下，运动项目可以直接理解为是一种演练行为——一种被认可的得分的行为体系。

表 1 日语 *Sumimasen* 演练行为活动图式

说 明	时 间	地 点	角 色	脚 本	听 众
“I apologize for not turning in my assign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a class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 and teacher	T: <i>Hai shukudai o teeshut-sushite kudasai.</i> “OK, turn in your homework assignments.” S: <i>Sumimasen.</i>	other students
“I want attention (service).”	as a customer waiting to place an order	at a restaurant	customer and server	C: <i>Sumimasen.</i> S: <i>Hai, omatase itashimashita.</i> “Yes, sorry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	other customers and restaurant staff
“I want you to move over to make space for me to sit.”	When a new group of passengers just boarded the train	on a train	two passengers, one sitting, another standing	Standing: <i>Sumimasen.</i> Sitting: <i>Doozo.</i> “Please (go ahead).”	other passengers, sitting and standing
“Thank you.”	upon receiving a typed document	in the office	office worker and a secretary	Secretary: <i>Hai.</i> “Here you are.” Worker: <i>Sumimasen.</i>	other workers

要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做到行为的得体并不是容易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不可见的。问候、请假、道歉、表示关怀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并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自然地讲母语就像我们自然地生活和工作。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够明确解释，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问候别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够详细地解释，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表明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事物或事件。但是，语言教师和其他较多从事两种文化和语言交流的人，却具备文化定型行为的敏感。正像 Hall (1976) 指出的那样，只有当我们看到外来者误用文化时，才注意到隐藏或隐性文化的存在。因为大多数语言教师至少讲两种语言，在所用语言的文化中工作生活，一直与文化“冲突”相伴，甚至他们独处时，对此也不能察觉。当注意到他人或自己不得体甚至很不得体的行为时，才稍微感觉到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该文化语境中的得体行为。在分析学生所学文化特定语境中的行为（包括语言成分）时，我们可以对这些“演练行为”进行比较，满足他们未来的需要。

教练关心的是帮助运动员在比赛中得分，训练他们的思想与肌体，以特定方式对特定情况作出反应，确保在最激烈的场合与比赛规则和要求保持一致。语言教师训练学生成功地新的文化中进行交流，开拓记忆，为将来与该文化成员进行交流时应用。那么，如何使学生了解所学文化中特定演练行为活动的过程？如何使他们在没有教练、没有规则手册的情况下获取新的经验？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出发点。

三、文化记忆

记忆是指通过大脑把过去事件和现在事件结合起来，以进行概括和预测。（Schank

1990: 1)

我们每个人多年来在与家庭和社团交流中，都有过在本土文化中构建复杂和深刻记忆的经历。当把成年时或稍前学到的外来文化知识增加到记忆中时，我们无法再构建一个与复杂而丰富的本土文化相似的记忆。但是，我们可以开发这样一个记忆，使我们能够在外来文化的流动中与人交流，并继续强化我们的能力，满足该文化的社交需求。

依靠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经历形成的记忆，储存在不同的知识框架或图式中。应用缺少某些知识类型或范畴的图式，会导致一个人不知所措。譬如，当急需在一个新的环境进行交流，而对其它又缺乏了解，即缺少适当的记忆时，我们只能用类似的记忆来应付，或者请教具备相应知识的其他人。不管这时我们的行为是否得体，与陌生人打交道而获得的新经验，都可以给我们的记忆增添一组行为活动，为将来所用。

这样的新情况通常都是不太重要的事件，应付起来比较容易。譬如，在一个未曾光顾过的商店里买东西。靠以前的经历形成的记忆有助于对新的环境进行假设，成功或失败都是对这一假设的验证。另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积累的记忆不足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对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和日本雅子皇太子妃的过度宣传，就是最近几年两个典型的事例。两个女人在成年前期，就得尽快扮演皇室一员这一角色。她们在各自的家族中，依照贵族“游戏”规则，创造性地学会了“得分”，成功地转变了许多。通过大众媒体我们了解到，作为皇室家族的成员，她们开始构建自己的文化记忆，经历了数不清的约会和官方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非议——有时在幕后，有时在令人难堪的公开场合。在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游戏以失败而告终。在日本，雅子皇太子妃的游戏还在继续。与任何一个成功的

游戏者一样，雅子皇太子妃按照日本皇室的要求和几十年来扮演这一角色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已经能够控制、审视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四、课堂记忆

如果一门课能够给学生留下什么记忆的话，语言教师关心的是学生从课堂上带走了哪些记忆：学习者保留了对本门课的记忆？还是对任课教师的记忆？还是对所学技能的记忆？一个学中文的学生只记得老师和蔼可亲，课程很难；一个学象棋的学生只记得教练抽烟斗，训练是在一个封闭的室内进行的。这两个学生都不会运用所学的知识。科罗拉多州的 Pat Schroeder 任众议院议员 24 年。她在回忆大学时的一次中文课时说，那堂课或许使她建立了自尊，但是却没有为她提供语言和文化知识：

我也选了中文课，一门非常难的课。我们写那些复杂的汉字，握笔的手里拿着一个鸡蛋。如果你握笔方法不对，蛋壳就会被弄破，蛋汁就从胳膊和袖子淌下来——类似于把鸡蛋甩在你的脸上那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学中文的确让我用功，因为不同的语调变化赋予同一个词不同的意思（“ma”可以是母亲，可以是马，可以是亚麻，也可以是麻疹，所以一定要注意，不然就会把母亲说成马一样的东西而造成不敬。）但是这是需要动脑筋的。那堂课使我对以后处理任何其他事情都有了信心。（Schroeder 1998:10）

语言项目都有始有终。如果目的是让学生在所学语言和文化中成功地交流，那么，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考虑学生对教师授课内容所形成的记忆。如果学生们很感兴趣地记住了他们在语言课上的经历，这堂课就部分地获得了成功：他们对老师是多么地喜欢！感觉多么受启发！对自己感到多么有信心！或者

在参与交流中交了多少朋友。但是，如果不能构建一个有利于在未来目的文化中进行交流的文化记忆，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项目的一部分，该门课就失败了。学习者应该能用目的文化认可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即使最全面的项目，也不可能为其参与者提供所有可能的交际机会。但是，项目的成功在于：所培养的学生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文化记忆，可以在新的环境中认知和学习。像任何一个行为者一样，外语学生应该能够对自己的演练行为进行评判，并应用评判所获得的知识，开发新的演练行为活动。

五、认知不同文化

学语言的学生面对行为文化时，往往不能够认知，而容易把其误认为是该文化中的事物。譬如，日本文化提供了易于认知的成分：anime, sumo, haiku, sake, kabuki 和茶道礼仪。学生们或许因为这些，也或许因为日本生活中的其他典型事物而开始学习日语。后来，这些又成为他们学习日语的真正动机。然而，他们对在日本社会中如何行为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下面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年轻人在这方面的自述：

我对日语、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民有一种狂热。我很想学好日语，达到听起来像受过教育的日本人，能够与日本人自由地交流……我相信人是平等的：我对自己不能够自如地运用日语礼貌语而骄傲。（学生）

可以看出，他渴望在日本文化中获得成功，但并没意识到达到目的的基本要求。

语言总是在文化中操作的。刚刚开始学习语言的人，应用语言时所处的文化是本土文化（基础文化）除非教师为他们营造另一种文化（比如所学文化（目的文化）美国文化是在平等——有人说是虚构的——意义上进行操作的。不管一个人多么清楚自己在一

个社团中的相应位置，而这种感觉又多么强烈，美国人还是趋向显性的社会平等。这一现象，即使在某些明显拥有等级差别的特殊社团中也存在着。公司经常告诉他们的雇员，他们与经理或最高行政主管地位是平等的。交谈时可以直呼其名。大学教授和学生之间亦如此。其实，等级差别在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同时存在着，但是在美国却被美国社会平等这种文化倾向明显地掩盖了，而在日本则系统地嵌入到日本语言的行为之中。美国人为这种隐性的等级差别感到愉快，而日本人也对用动词或动词后缀表明这种等级差别感到安逸。应用日语时，如果坚持美国人对待等级的观念，就像在排球场上运球，因为运球是篮球中的行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一样，是按照不同的规则和要求进行的。在打排球时，就不能运球。倘若在日语交际中忽视社会地位，就无法在日本文化中进行交流。

在教学中强调体育运动技能，其目的是培养一种文化与体育运动之间长期的联想。如果学中文的学生能够意识到，他们是在参与中国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实践，正像他们是在打网球而不是在打棒球，那么他们对学习就会有更为持久的态度（Walker 1994: viii）。体育运动不需要绝对“有意义”。没有人会绝对地讲棒球比网球理性，或者网球比棒球理性。不同的运动享有共同特征，但是共同特征可能具有不同的、或者相冲突的意义和结果。一种运动中的能力不代表另一种运动中的能力。棒球和网球都具备球板、球、击球和球场界围特征，但是在一种运动中出界为赢，而在另一种运动中出界则为输。每一种运动都有书面规则，但是规则和规则手册并不是运动。没有人会把在网球场或者棒球场上度过的夏日的一个下午，与坐在图书馆阅读规则手册混为一谈。假如一个人在打

棒球上表现很出色，但不懂网球规则，也没有用球拍击球或与同伴打排球的经历，那就不可能某一天出现在网球场上显示出高超的网球技能！

体育运动是一种具有得分系统的演练行为活动，能够营造一种开放性、自发性行为，这是其益处所在。很多人认为，这对语言学习的成功同样也是必要的。运动可以设计很多特定的互动动作，通过多次反复练习而达到能够自然反应。运动可以吸引观众，营造狂热，因为同一项运动的不同行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作，而这些动作与以前所见或所记录的都不相同。动作可能是无限的，但并不混乱。问题是，怎样教会学生目的文化的演练行为规则？怎样帮助学生构建记忆，在目的文化中有效地进行行为演练？

六、积累文化知识

知识是经验，也是故事。聪明人就是善于运用经验来创作和讲述故事的人。记忆就是记住故事。记忆的主要过程是创造、储存和追溯对故事的记忆。（Schank 1990: 16）智者通常指那些能够在合适场合讲述合适故事的人，也指那些拥有许多故事要讲的人。（Schank 1990: 14）

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支付经费，付出努力，为我们的学生安排机会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学生工作生活在这些语言和文化中时，能够表现得更聪明。一个语言教师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创作故事来取得这样的结果。同样，一个学外语的学生也要学会讲述这些故事，并参与到故事之中。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语言学习的成功，就是在这一连串的故事中进步的。

在演练行为文化教学法之中，学习故事是积累记忆过程中的一大部分，这些记忆有

助于参与目的文化交流。像学网球一样，学习在外国文化中交际，必须首先接受新的观念，然后体验着把这些观念与实际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语言学习者在这种环境中学习所遵循的步骤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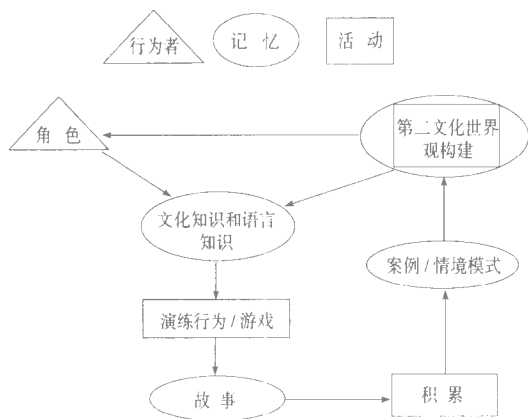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积累循环图

图 1 中的七个部分分为三个模块：行为者（三角形）、活动（长方形）和记忆（椭圆形），这一循环过程包含一系列的步骤，随着信息和经历的扩大而逐渐扩大。

1. 角色 (persona), 是外语学习中的始点, 是唯一的行为者。角色指学习者自愿投入学习经历中的个人信息。一个学习者的角色随着学习环境的变化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一个精通物理的人在语言课堂上可能会不知所措。应当注意的是, 不要把一个角色和本人混为一谈, 因为角色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变化相当快, 比一个人的性格变化得还要快。作为语言教师, 我们不想急于对自己的学生轻率地作出评价, 但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下面是 Evelyn Waugh 笔下虚构的学生 Aimee Thanatogenos 小姐与她的中文老师的一段对话, 让我们看看她的老师对她究竟有多少了解:

“你在学院里还选了其他课吗?”

“只选了心理学和中文, 我的中文学得不

好, 但是当然啦, 它也只是副修科目, 作为文化背景。”

“好, 那么你主修什么?”

“美容学。”

“噢。”

“你知道——烫发, 做脸部保养, 去毛发——所有你在美容院里能得到的服务。只是, 当然, 我们还涉及历史与理论。我写过一篇关于‘东方的发式’的论文。这就是我选修中文的原因。我以为它会对我有帮助,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我拿到了证书, 其中特别提到了心理学与艺术。”(Waugh 1948: 90~91)

2. 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 (cultural knowledge & language knowledge) 是基于文化信息和语言信息的记忆。这是教科书和授课的主要内容, 同时也通过日常课堂的交流、阐释和讲解来传输。学习者带着大量的、基于本土文化和语言积累的文化语言知识走进外语教室。他们也许了解一些目的文化知识: 可能读过成卷的中国历史著作, 研究过日本的插花, 甚至与日本女商人有过日常交往, 并神圣地向她们鞠躬。所有这些, 即使不懂一个汉字或一个日文字, 学习者都是可能做到的。

语言知识是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这种基础知识, 由产生标准话语的规则和从语言教学语料库抽样中选出的例句构成。固定的语言知识, 能够使语言学习者较容易地运用语言形式, 而不用预先思考。比如, 在学习汉语和日语中, 除其他知识外, 学生们还可以学到: 汉语中没有过去时态, 不用区分复数名词和单数名词; 日语并不总是出现语法主语。所有这些, 没有或者稍有一点目的文化知识的学习者, 都是可能做到的。

相对而言, 学习者对语言知识比对文化知识容易接受。学生在说中文时插进一个英

语词 教师立刻就能够察觉到 但是文化的协调就不那么容易察觉。

一个学生在语言课上做得好不好，取决于本门课的任课教师或管理者。教师可以决定学生怎样做才算做得好。如果一门课的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种学习的经历 那么 像写字不要弄破鸡蛋或叠纸鹤，就证明是成功的。如果一门课的目的是要求学生掌握目的文化的过程、产品和观念 像《外语学习标准 面向 21 世纪》所言 那么 能够掌握以与这些方面相关的主题做的讲解和演示的学生，无疑就是成功的。

如果文化是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把教室看作交际场所 那么，一堂外语课就是以本土文化为主，或是以目的文化为主。如果学习者想应用目的文化的语言形式和交际手段 那么 他们就必须了解演练行为的特点——什么时候或什么场合该说什么，写什么 谁先开始讲 谁是信息的接收者 该用什么样的语言项目；什么样的人在关注。

对学生进行文化和语言知识的测试时，常用最传统的纸笔测试法——翻译、填空、配对、句子分析等。偶尔也包括对学生孤立的语言文化行为方面的技能测试。然而，即使学生在这类考试中做得很好，也不能表示其语言交际能力掌握得很好。如果该门课的目的是开拓学生所学语言和文化的能力，那么，目的文化信息就是测试的主要部分，测试手段也要囊括目的文化的要求。在该种情况下 学生注重的是如何在目的文化中成功 而不是如何在 该门课中成功——所注重的已远远超出语言文化知识。学生需要深入到行为实践中去。

3. 演练行为 / 游戏 (performance[®] / game) 是把行为情境或行为定格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既有特定角色也有特定听众的实践活动。知道该讲什么和什么时间讲，并不

意味着能够直接以目的文化认可的得体方式进行交流。参与某种文化交流，绝大部分是不能预测的——文化“飘然而来”。在目的文化交际中，没有时间追忆规则，就像讲一个语法规则、发音准确的句子时，没有时间回忆语法规则一样，必须学会自然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是在一次一次的演练行为活动中获得的。

演练行为活动就是交际事件。在外语课堂上，一种演练行为由文化语境中的语言教学材料构成。文化语境可以是本土文化的，也可以是目的文化的。以中文的问候语为例：学中文的外国人学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通常被译为“Hello”或“How are you?”因此，这一用法经常在西方文化中进行问候的场合被使用。中文的问候语，被想当然地认为适合于任何文化，这样就使得美国人遇到任何一个人，就说“你好”，成了美国人讲中文的笑料，就像在戏剧或电影片段中看到的那样。在双语电影《长城》(The Great Wall) 中，一个演员责备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未经介绍就用“你好”与一位年轻妇人打招呼：

“你好个什么呀 又不是美国人 见了生人还得你好你好的。”(Wang and Sun 1986)

但是，如果把中文作为外语的学习者在汉语文化情境中应用这样的问候语，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这是在特定情境中和熟人打招呼时用的，这样就不至于窜到街上，用它向互不相识的人打招呼，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图 2 所示的问候语，在基础日语语言教学中常见。演练行为可能是问候，也可能是不予问候，视日本文化中遇到某人时的情景而定。当行为者对演练行为中的不同成分——问候的必要性、被问候的人、地点和时间、听众、得体的身势和话语——作出反应时，他就参加了一种可能的日语行为演练问